这两个字是广东电影的“爆款密码”

□黄栩诗

放在当下的语境里，人们往往将爆款与“流量”“特效”“IP”画上等号。但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技特效，甚至没有普通话对白——全程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下简称《阿嬷》）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优质与独特是文艺作品成功的基石。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汇款暨家书——那“‘批’一封，银几许”的牵挂，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生计与情感。影片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白描的手法，将这段历史娓娓道来。更重要的是，它触碰到了一个普世的母题：离别与等待，家园与根脉。这种既有地域独特性、又有情感共鸣的内容，是任何宣发都无法“造”出来的。

当电影越来越趋向套路和公式、越来越像大众化的预制菜时，《阿嬷》恰恰反其道而行，熬了一锅细火慢炖的老火汤。导演蓝鸿春用三年时间在潮汕采风，片中的七八封信前前后后写了一个月，演员全部学习潮汕方言，每一个细节都力求还原历史质感。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最终穿透了所有营销壁垒，直达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在一切都在加速流动、人际关系日益疏远的今天，“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深情，还有“大家都是潮汕人，在外就该互帮互助”的信条，逐渐成了稀缺品。这不是怀旧，而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有些东西不该被遗忘——比如担当、守信、坚韧、情义。影片中那跨越半世纪的默默守护，恰好抚平了一个焦虑时代的内心褶皱。

广东曾缔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高光时刻。“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蔡楚生均来自潮汕，《渔光曲》成为中国首部国际获奖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9年前中国电影票房冠军。改革开放后，从《七十二家房客》的岭南市井风情，到《雅马哈鱼档》的时代弄潮儿精神，粤产电影曾引领一代风气之先。

但市场化浪潮袭来时，广东电影一度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境地——票仓很大，但“广东制造”的声音变弱了。然而，广东电影人从未放弃“南派”风格的探索。无论是早年的《花季雨季》《漂亮妈妈》，还是近些年的《榫卯》《白蛇传·情》《点点星光》，那种植根现实、关注小人物、具有浓郁岭南风情的基因一直都在。

这就是广东电影的“爆款密码”，从来不在别处，就在“真实”二字。银幕上变换的是时代的面孔，不变的是对普通人命运的深情凝视。蓝鸿春十年深耕方言电影，从《爸，我一定行的》到《带你去见我妈》再到今天的《阿嬷》，始终走在“关注现实、挖掘本土”的创作道路上。

文艺创作讲究“慢工出细活”，最忌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胡乱指挥。政府的角色不是“赶鸭子上架”，而是“放水养鱼”。既给创作者以真金白银的支持，更给他们茁壮成长的土壤。更妙的是，“影视+文旅”的棋也下活了，出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联动效应。

从“被看见”到“被讨论”，再到“被推荐”，对于《阿嬷》这样一部缺乏前期流量加持、靠内容逆袭的“三无影片”（无IP、无流量、无大投资）而言，评论的及时介入并非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它把一个隐藏在商业大片夹缝中的好故事，从被淹没的边缘拉回到公众视野，最终完成了从排片垫底到累计破亿元的绝地反击。

总之，《阿嬷》走红并非意外。所谓爆款，不过是长期主义的自然回响。与其追着风口跑，不如专心讲好故事、涵养好创作土壤——佳作自然会破土而出。

广州故事·三元里
（纸本设色）
□涂国喜

鲁迅跳过“单人舞”？

□陈漱渝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自然会有他的个人爱好，如抽烟，吃火腿，看电影，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鲁迅也唱过歌，主要是抱着海婴唱儿歌，用平仄调自创歌词，表现出感人的舐犊之情。但从来没听说鲁迅有跳舞的特长，只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看到过他对跳舞的一段描写：“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流动而且歌吟的云……”

然而，1946年9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了署名“张恨水”的一篇短文《鲁迅的单人舞》。作者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解散后，曾偏安于“皮库胡同”，坚持复课。有一次校庆，师生毕集，请鲁迅表演，鲁迅聊发少年狂，当场献“单人舞——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会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

张恨水是现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其言情小说有一百多种。鲁迅母亲鲁瑞爱看张恨水的作品，鲁迅在上海时曾多次邮购《金粉世家》《美人恩》等寄赠母亲。但张恨水上文所描述的来自“当年与会学生所言”，虽然可笑，但缺乏可信度。这篇短文共分三段，描写“单人舞”的这段约二百字，但存在两个明显错误和一个疑点：

一、1925年8月22日，北京女师大因发生学生运动，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勾结军警流氓“武装接收”。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女师大进步师生租赁临时校舍坚持复课。临时校舍在北京宗帽胡同十四号（今宏茂胡同三十三号），离现在的鲁迅博物馆不远。皮库胡同在西单北大街西侧，是清朝储存皇家裘皮服饰的地方，虽跟宗帽胡同同属西城区，但一东一西，直线距离约4公里。未有任何记载表明女师大曾在“皮库胡同”上过课。

二、当年11月底，北京发生“首都革命”，北洋政府教育部原总长章士钊逃往天津，由易培基接替教育总长之职。女师大学生于11月30日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的原校址复课。所以，女师大“偏安”于宗帽胡同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月。“偏安”原意是苟安。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借用这两个字，是指女师大进步师生借宗帽胡同民居复课的时间短暂。“偏安”期间，不可能举行什么“校庆”。

三、据当时报刊记载，鲁迅1925年9月21日曾赴宗帽胡同出席过女师大新址的开学典礼，但不是为了献舞，而是作为教员代表讲话，据《京报》报道，他在讲话中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的。”鲁迅这次讲话时，刚刚被北洋政府免去教育部佥事之职，因情绪激愤，导致肺病复发，一度发热，咳嗽，吐血。以此看来，他应该不会“宣言作单人舞”。“手抱其一腿而跃”，这有点类似武术大师的“金鸡独立”，让人难以置信。“笑声持续半小时”，当下的“德云社”“刘老根大舞台”也难取得这种演出效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张恨水是将此文作为小说发表，描神画鬼，那读者如此挑剔就显得多余而可笑了。问题是张恨水将这些作为他亲历或耳闻的趣闻轶事进行勾稽，那读者就有理由对回忆资料的真实性作一番考证。因为背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鲁迅。

怎能没有荔枝树

□邓存波

在雷州半岛，无处不荔枝。尤其在乡下，没有荔枝树的地方，便算不上真正的村庄。

我老家院子里，果树本就已经够多了。龙眼树、柚子树、黄皮树、石榴树、芒果树，南方常见的果木几乎都种齐了。新居将近收尾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忽然发问：“怎么不见荔枝树？”

我随口应道：“忘了！真的忘了荔枝树。”其实我是刻意忽略的——门前就是村里一片荔枝园，院里没必要再重复栽种。

母亲却不认同：“那是大家的，院子是我们自家的。什么树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荔枝。”

我只好去麻章花卉市场，买回一棵妃子笑树苗。店家说，这是从一棵千年古荔枝树上嫁接的，“第一年种下，第二年就能开花结果。”我本觉得生意人言过其实，不足为信。买回来后，我移掉院里一棵人参树，把这棵荔枝树栽下了。

没想到第二年果真应验了。树苗不过寥寥几条枝丫、疏疏朗朗几片叶子，却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花。荔枝花性子奇特，一边开，一边落，树上繁花密密匝匝，地上也铺了厚厚一层。没几日，枝桠间便冒出了鲜嫩如碧玉的小荔枝，只有米粒般大小。这番景象，让老母亲欣喜不已。

母亲十来岁便来我家做童养媳。有一年，家里接连遭遇不幸，在困境里，母亲把过门时从娘家带来的荔枝所吃剩的果核，随手育在门前竹林旁。无人刻意打理，靠着红土地的滋养，没几年便长成了挺拔大树。爷爷走后的第二年，荔枝树如期开花。一树繁花，稍稍冲淡了往日一年的悲苦记忆。母亲常说：“是荔枝给这个家带来了运气。”

夏日里，满树荔枝红艳夺目，果实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肉甘甜爽口。母亲摘下鲜果，挑到田头墟市售卖，换了钱便买回番薯芋头，让一家人能吃上饱饭。“种果树就是种运气。”这成了母亲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暮色四合，院里的妃子笑果实已然红透。我恍惚望见晚霞染遍天际，绛紫霞光漫过林间，丹荔与云霞浑然相融。晚风轻拂，荔枝枝条轻轻摇曳，清甜果香悠悠漫涌而来……

文/何宁 吴海丰 图/学校提供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生物学竞赛：

一群年轻人编织的生命之光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广附”）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序推进及实施初中“沃土计划”和高中“脱颖计划”，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成才提供丰富多元的平台和路径。随着近年来生物学竞赛的快速崛起，广附学科竞赛补强了最后一块版图，五大学科竞赛全面开花。广附高中五大学科竞赛成绩位列全省前三，国赛金牌获奖人数连续多年入围全国金牌榜前30名。

从2023年的零省队、4个省一等奖，到2024年的1个省队、国赛1块金牌，再到2025年3个省队、国赛1金2银的全面开花——短短三年，广附生物学竞赛完成了一场惊艳的蝶变。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教练“梦之队”，是一群与生命科学真诚对话的少年，是无数个在教室、自习室和实验室的日夜坚守。他们共同编织着属于广附的生命之光。

奋进的教练团：金牌选手遇上青春方阵

“我们教练团队非常有战斗力。”谈及广附生物学竞赛教练团队，主教练李神斌自信地说。

广附生物学竞赛教练团队现有7名专职教练，其中4人毕业于清北，且均为竞赛生出身的“金牌选手”——3人曾获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金牌，2人入选国家集训队，硕士研究生学历3人。这支队伍的年龄结构更是令人瞩目：“80后”2人，“90后”2人，“00后”3人。用李神斌的话说，这是一支“年轻、有战斗力”的队伍。

主教练李神斌老师，经验丰富，带出过多位金牌学生，负责把控整个竞赛体系的方向与节奏。涂卫明老师同样带出过多位金牌学生，他将自身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生物学竞赛教练团队。张管义老师当年以全国第11名的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入职广附仅两年就带出了全国生物学竞赛金牌的学生。张鑫豪老师也是当年的国家集训队成员，同样成绩斐然，已带出1金1银的成绩。陈玉龙老师踏实肯干、工作特别有方法，他带的学生去年高一就获得一枚银牌，今年他学生的成绩更值得期待。王晨晓老师和叶紫薇老师去年刚入职，工作热情高，她们合作细致地翻译了近年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的真题，让学生在训练中就与世界顶尖水平接轨。

“这些清北毕业的教练，专业知识特别扎实，而且他们与学生年龄差距小，比较容易走进学生的内心。”李神斌感慨道，“竞赛学习有时候很枯燥，需要坚持，这些教练因为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对学生有同理心，跟学生的距离更近。”

而团队中的另外三位教练则是从传统教学路径成长起来的骨干教师，在学生管理和情绪关怀方面经验丰富。清北教练的专业深度与传统教练的管理温度，在广附生物学竞赛组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学校对这支队伍的打造同样不遗余力。广附党委书记欧卫国亲自带队，每年组织各学科竞赛教练赴国内顶尖竞赛强校学习交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济南市历城二中、青岛二中等培养出生物学竞赛国际金牌选手的名校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李神斌说，学校还邀请细胞生物学刘凯于教授、动物生理学廖晓梅教授、动物学姚云志教授等权威专家来校指导，为教练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升持续赋能。

广附生物学竞赛的课程体系涵盖了植物学、动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微生物学等大学级别的内容。面对庞杂的学科体系，7位教练在各自负责的年级内深耕细作，同时又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动物生理学，有人深耕植物学，有人负责实验指导，有人擅长文献图表分析。当某个学生在某一领域遇到瓶颈时，相应专长的教练就会“出征支援”，团队的凝聚力超强。

实验为王：显微镜下见真章

“理论好不好，决定能不能进省队；实验好不好，决定能不能拿金牌。”这是广附生物学竞赛组的共识，也是他们用实践反复验证的真理。

生物学竞赛的实验环节要求极高。全国决赛中，前240名凭理论成绩入围，但最终能不能夺得金牌，实验操作至关重要。广附的清北教练们在这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他们不仅能指导，更能亲自上手演示。

“去年张鑫豪老师带学生做动物学解剖，剥离神经是一个很难的操作，需要完整地把神经剥离出来，学生们都发怵‘这能剥出来吗’？没想到鑫豪老师直接上手，特别熟练地把神经剥离出来了。”李神斌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学生眼见为实，就会知道实验操作的标准在哪里了。”

这种“演示级”的指导，源于教练们扎实的竞赛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的指导能精确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手把手地将学生带向更高的竞技水平。

在学校资源支持方面，广附也在持续发力。目前，植物学形态解剖、动物学解剖等宏观实验已可在校内实验室完成；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微观实验则依托大学城高校资源。令人期待的是，学校今年启动了实验室全面改造计划，预计到下半年，校内就有条件完成所有的微观实验。

广附生物学竞赛教练团队

少年说：那些与竞赛共成长的日子

如果说教练团队是广附生物学竞赛的“发动机”，那么学生们的感受与成长，则是最真实、最动人的“成绩单”。

谢秈杰是广附2025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回望竞赛岁月，他用“充实而无悔”来形容：“这是我中学时期最专注、最努力也最有成长的一段时光。”

他对张管义教练印象深刻，“张老师曾经也是生物学竞赛生，入选过国家集训队。他不仅专业知识扎实，还十分了解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难点痛点。竞赛学习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我们往往比其他人少了很多假期，而每当留校集训或外出培训时，张老师总会跟随和陪伴我们，和我们一同学习。他常常鼓励我们互帮互助，多相互讨论，多分享笔记知识。紧张学习之余，他还偶尔带大家一起聚餐、玩桌游，让大家在紧张备考中得到放松。”

刘文西是广附2024届毕业生，现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他高一才开始学生物学竞赛，比大部队晚了半年。“当时其他同学都是初三就开始学习了，我落后了很多。”起步阶段的压力和挫败感几乎让他放弃，是教练们的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

“陈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如果想好了要走这条路，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该拼的时候就拼一下，我相信你能做到。’后来张管义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跟我们没有代沟，闲暇时间会带我们一起玩桌游，分享大学趣事。我觉得这是我能把这条路走出来的重要原因。”

播种：从一颗种子到一片森林

如今的广附生物学竞赛，正处于快速上升期。但李神斌和团队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远的未来。“我们想给学生种一颗生物学的种子。”李神斌说。从初一初二的兴趣培养，到初二下学期暑假的正式选拔；从组织学生赴生物岛生命科学中心、华南植物园、广州动物园、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开展游学活动，到依托大学城高校资源搭建科研实践平台——广附生物学竞赛正在构建一条从“兴趣启蒙”到“专业竞技”的完整培养链。

回首来时路，广附生物学竞赛从零起步，到如今跻身广东省前列，靠的正是学校的长远布局、这支年轻团队的拼劲，以及每一位学子对生命科学的热爱。

清晨的实验室里，显微镜下的细胞正在分裂；深夜的教室中，少年们仍在与文献和图表较劲。属于广附生物学竞赛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谢秈杰所言——“相信你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这支“梦之队”和他们带出的学生，正在用生命科学的语言，书写属于广附生物学竞赛的崭新篇章。

学生在广东药科大学生物学实验室做生物化学的实验